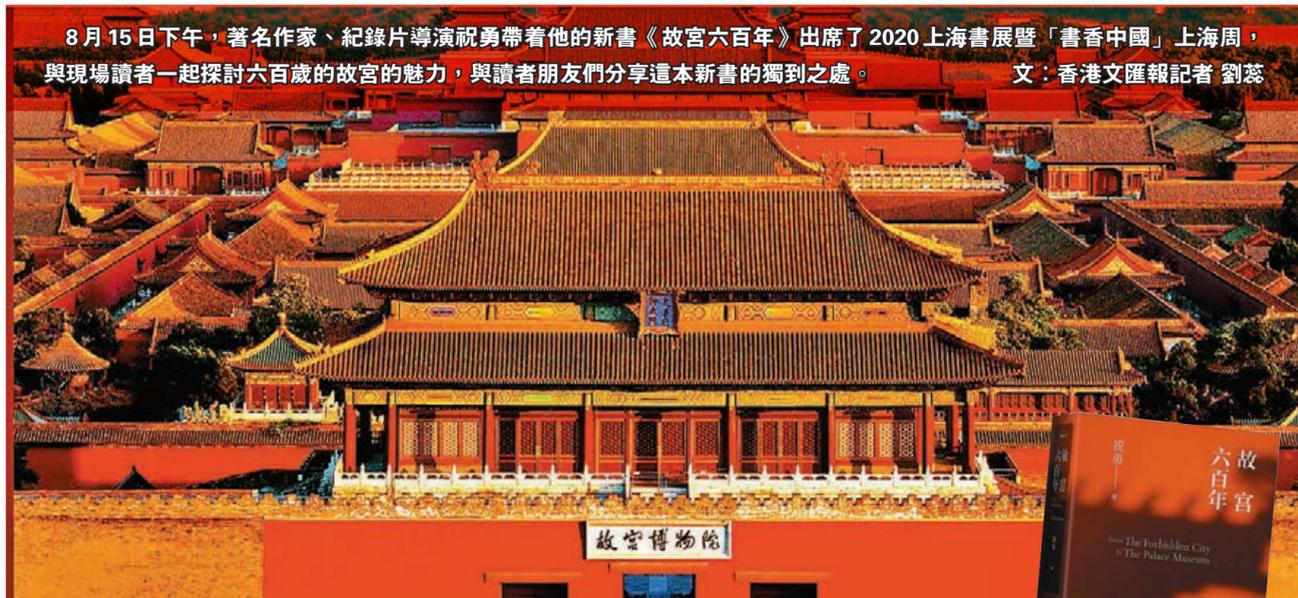


祝勇新作《故宮六百年》 用文字築一座城

8月15日下午，著名作家、紀錄片導演祝勇帶著他的新書《故宮六百年》出席了2020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與現場讀者一起探討六百歲的故宮的魅力，與讀者朋友們分享這本新書的獨到之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以空間帶時間

自1420年建成算起，故宮已經走過了六百年的風霜雨雪。面對故宮，千言萬語都會化成難以言喻的感悟；置身於其中，個人曾經密密實實的歲月轉瞬就沒有蹤跡。作為一名故宮文化的研究者，祝勇採用以空間帶時間的寫作手法，以大氣磅礴的構思和輕盈靈動的文字，建構了一座王朝政治意義上的紫禁城，也展示了一座集園林、字畫、藏書和工藝品之精華於一體的文化意義上的紫禁城。從午門到神武門，推開沉重的宮門，跨過朝代的門檻，跟隨作者的筆，讀者彷彿走過了六個世紀，甚至更為久遠的洪荒歲月。

「建紫禁城比較集中的時間是三年半，從永樂十五年（1418年）到永樂十八年。」而《故宮六百年》，雖說前後歷經五年時間完成，但集中寫作是從2016年開始，基本上也是三年半左右的時間。

「紫禁城由數十萬人同時在建，而這本書從查閱文獻、資料到落筆完全由我自己來完成。所以我說用文字築一座城，或者說用文字重溫一次紫禁城建成的過程。」

祝勇說，用七百多頁的一本書去呈現紫禁城六百年的歷史，「就如同用磚石建造紫禁城一樣，首先要解決結構問題。紫禁城特別大，但是這個『大』裏面不能雜亂無章，它裏面是怎樣的結構必須清晰，我在寫《故宮六百年》的時候，這個結構也是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所以很快我就確立了用空間帶時間的寫法。」

在故宮，絕大部分建築空間都容納了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歷史風雲，然弱水三千，祝勇只取一瓢飲。面對每一個建築空間，他只選取了一個時間的片段，讓這些時間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間上，銜接成一幅較為完整的歷史拼圖。「這樣，當大家跟隨着我的文字，



祝勇在上海書展。

走完了故宮的主要區域，從神武門出來，我們也不知不覺地，完成了對故宮六百年歷史的回望與重溫。」祝勇說道。

百幅攝影作品已成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故宮六百年》中用了一百多幅圖片，主要是李少白的攝影作品。祝勇表示，這些圖片都是故宮的一些角落，非常精美。李少白幾十年如一日拍攝故宮，他拍攝故宮的圖片至少十萬張，他的照片裏不僅有美景，還有時間的縱深，因為故宮從2002年開始不斷進行修繕，有的地方當時沒有開放，比如慈寧宮，李少白拍了很多修繕之前的照片，還有一些是未開放時的照片，在今天看不僅僅是圖片，而是已經成為了歷史資料。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慈寧宮花園的時候，那個荒草幾乎沒過膝蓋，但是今天這些雜草已經沒有了。還有一些室內圖片，比如倦勤齋，現在作為乾隆花園的一個部分，乾隆花園這幾年也一直在修繕過程中，外面已經部分地開放了，但是倦勤齋的內部還是沒有辦法開放，而這些照片也可以彌補很多遊客無法進入倦勤齋裏面的遺憾。」

講好故事 樹立文化自信

祝勇對歷史與文化有着深刻的認同與深厚的情感。作家馮驥才曾說：「祝勇已經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裏。這樣的人不多。因為一部分文人將其視作歷史的殘餘，全然不屑一顧；一部分文人僅僅把它作為一種寫作的素材，寫一寫而已。祝勇卻將它作為一片不能割捨的精神天地；歷史的尊嚴、民間的生命、民族的個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跡全都深在其中。特別是當農耕社會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時，祝勇反而來得更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對着垂垂老矣、日漸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種生命的相牽。我明白，這一切都來自一種文化的情懷！」

近年來，祝勇一直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推廣、傳播故宮文化。2018年11月，他擔任總編劇的文化節目《上新了·故宮》第一季播出。在「故宮文創新品開發員」鄧倫、周一圍的帶領下，節目以尋常百姓的「未知視角」切入，帶人們走進了一段探秘紫禁城的奇妙之旅。節目播出後，不僅收穫了電視、網絡收視雙第一的佳績，更為故宮圈來了一大批年輕粉絲。

「我始終認為，不是年輕人不喜歡傳統文化，而是要看我們會不會講故事。」祝勇說，今天，無論男女老少，還都在使用筷子，吃着餃子，千里萬里也要回家團圓過春節，這些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它一直在人們的血液裏，包括年輕人。只不過需要我們以更合適的方式去喚醒和激活。而這種方式並不一定非要板起面孔擺出教書先生的架勢。

《故宮六百年》可以視為祝勇推廣故宮文化、講好故宮故事的又一次努力。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說：「祝勇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故宮，對於傳承傳統文化，樹立文化自信，很有意義。」

《故宮六百年》



未來計劃：書寫故宮前輩故事

祝勇現任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作為故宮博物院的一名研究者，祝勇近年來持續書寫着故宮的典與傳奇，或借物詠懷，或憑卷追思，從獨特角度展示了一個豐富深邃的古典中國。

《故宮六百年》中最後一個章節寫到了近代故宮的一些學者與專家，在不少讀者看來，這些人雖無關皇族的風花雪月，卻更值得現代人去關注。而祝勇亦打算專門就此寫一本書。他說，「我是在故宮工作，那些嬪妃們、后妃們離我都很遠，但是這些前輩離我特別近，而且他們經歷了一百年的風風雨雨，從1925年到今年馬上一百年，我覺得他們身上有特別令我感佩的東西。」

在書中，祝勇提到了莊嚴先生。莊嚴瘦小枯乾，手無縛雞之力，但是在抗戰時期為了保存故宮文物，帶着故宮文物南遷。最關注的文物之一是十件石鼓，石鼓非常重，一個就有一兩噸重，「它很有象徵性，這就是他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就是在那樣一個戰亂的國破家亡的時代，他們的責任就是保護古物，他們的使命就是這樣。命將不保，你如何保這些文物呢？所以這些真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不可想像的一種事情，但是他們完成這樣的使命，我覺得故宮的前輩特別了不起。」祝勇深情地表示。

老一代故宮人如此，今天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也是「一輩子只幹一件事」，「那種長時間的專注，也體現了歷史上的文化與精神傳承。」

書介

神奇之書

作者：傑夫·凡德米爾
插圖：傑洛米·澤爾法斯
譯者：吳品儒
出版：大塊文化



《神奇之書》是一本絢麗的故事寫作技法全集，不僅提供精進寫作的實作步驟，也為寫作者注入活力，激勵創作之心。不管你想把故事設定在奇幻國度、很久以後的未來、遠得要命的星系，或離家近的小地方，這本創新工具書絕對適合你，一看再看，不能罷手。本書作者傑夫·凡德米爾獲獎無數，為你指點各種創作迷津。書中介紹的創作手法，範例豐富，還沒看完就想動手嘗試。此外，也提供改善寫作技巧的實際建議，例如情節、結構、角色塑造、對話、世界建構、觀點等教學說明。不管是有志寫作者或已出道的作家，都需要一本在手。

兩京十五日

作者：馬伯庸
出版：湖南文藝出版社



本書故事源於《明史》裏關於朱瞻基的一段真實記載——「夏四月，以南京地屢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聖書召還。六月辛丑，還至良鄉，受遺詔，入宮發喪。」史書中的寥寥幾字，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深意？勿勿數句記載，誰才是真正的書寫者？千里長河，星夜奔馳，四面楚歌，命懸一線。太子這一場沿着大運河的極速奔跑，跑出了皇權與民意的博弈，跑出了官闈與官場的心機搏殺，跑出了糾葛數十年的複雜恩怨，也跑出了從崇高到卑賤的幽微人心。這是一個小捕快、一個女醫生、一個芝麻官和一個當朝太子的心靈之旅，一幅描繪明代大運河沿岸風情的鮮活畫卷。

國寶級二胡大師親自著書 王國潼將寶貴經驗留後人

今年是國寶級二胡大師王國潼教授從教60周年，上海音樂出版社為他出版兩部著作《王國潼二胡名曲演繹》和《王國潼二胡藝術文集》。從年初以來一直在忙於兩本書的事，在疫假期間，王教授全力以赴地投入這兩本書的修訂工作，此書於八月底將隆重面世。

筆者走訪了王國潼教授，得知他早有考慮，一直想把自己一生從事二胡藝術的寶貴經驗和心得體會寫出來，留給後人，作為從教60周年紀念。兩年來，他日以繼夜地投入寫作，特別是今年新冠疫情以來，王教授除了給香港演藝學院「中樂教學法」進行網上授課外，更是全力以赴不分晝夜地抓緊修訂這兩本書，直至最後定稿，終與讀者見面。

在《王國潼二胡藝術文集》的「人生篇」中，他把自己60年人生經歷中遇到挫折和磨難時，如何把壞事變成好事的經驗告訴年輕一代，如何從反對的聲音中學到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作為傑出音樂教育家的王國潼教授，他把自己長期總結的教育思想、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寫進了書中，他數十年堅持「一專多能、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不僅為中央音樂學院和香港演藝學院培養了許多優秀學生，還培養兒子王德成為擁有多方面成就的音樂家。他主張「教學要把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和創造意識放在首位」的教學理念，為中樂教學指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方向。他提出在不同階段針對不同學生的不同情況，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將會使更多教師從中受到啟示。

在《王國潼二胡名曲演繹》書中，王教授為方便學習者更好地學習書中的18首經典名曲，他不僅詳細地把每首樂曲的演奏符號和要求標註在譜子上，毫無保留地把數十年積累的演奏譜獻給了廣大二胡學習者，他還把如何演奏每首樂曲中的每個樂句，甚至每個音符的奏法和音樂感覺寫進了「演繹談」中，同時還附了親自演奏的錄音，為傳承二胡藝術竭盡其用心，儼然是教育家的心境，令人尊敬值得學習。此外，這本書中還出版了三首他和王德經常演出劉天華二胡曲的二重奏和流傳了近50年的《懷鄉曲》2018年新版雙二胡演奏譜。因此，使此書的內容更為豐富，學習民樂者定能從中學到更多的東西。

文：王子



悲歡聚散，也有溫柔餘韻

吉本芭娜娜接受媒體專訪時曾表示，《馬戲團之夜》這部小說的書名是從創作歌手七尾旅人作品《馬戲團之夜》的歌詞意涵獲得了靈感。此番敘述並未出現關於跳火圈或走鋼索之類的驚險情節，書籍內容當然也沒有，讀者若抱持欣賞雜技表演的華麗期待，請立刻捨棄那種想像，邁開腳步走進主角沙也加收到奇怪信件的首夏時節吧。

沙也加拆信閱讀後，決定獨自挖掘某個沉睡已久的未知物件，遂悄悄前往種植扶桑樹的院子。那棵扶桑樹十分珍貴，保存了沙也加、阿梧、未散一起賞花的最後一個夏天的回憶。即使其中包含了兼具人子、人夫與人身份的阿梧無以抗拒的訣別，充滿極為厚重的死亡氣息，在沙也加心中依然漫溢着溫柔餘韻。

出自於《群書類選·卷八·四德記·友錢馮商》的短短幾句：「且備飲漿百盞，何苦惜分毫，這悲歡聚散，原無定期。」似乎可拿來當作《馬戲團之夜》的私己式閱讀引信，用以觸發藏匿於靈魂深處的離情別

緒。世間的聚合與離散經常令人酸楚，年輕的沙也加同樣未能免俗。看着生病的丈夫阿梧日漸衰弱，她只覺悲傷痛苦，直到過了三十歲之後，才稍微懂得逐一放棄的路途那種感慨萬千的驚險情節，書籍內容當然也沒有，讀者若抱持欣賞雜技表演的華麗期待，請立刻捨棄那種想像，邁開腳步走進主角沙也加收到奇怪信件的首夏時節吧。

伴隨悲歡聚散而來的心理衝擊，於沙也加而言並不陌生。她一出生即配合雙親工作搬到印尼峇厘島(Bali)，在烏布(Ubud)近郊度過了童年。和當地的日本友人合夥經營民宿的父母因飛機失事而辭世，沙也加深受打擊，但她仍留在民宿幫忙，且漸漸振作起來。其間出版了父母的研究記錄，寫了散文集又環遊世界，然後回到日本。二十歲出頭時，她利用「打雜抵銷住宿費」的形式寄居在市田家，並和市田一郎展開甜蜜的初戀。可惜遭逢意外事件，她的心理和手部皆受到傷害，最終結束了情侶關係。

韶光荏苒，沙也加與松崎悟登結婚，生下女兒未散，踏入嶄新的世界。阿梧病逝後，她和未散住在日本附帶庭院的和諧二世住宅，不但能保有私人空間，如果婆婆需要幫忙也

能飛奔而至。沙也加的左手大拇指僵硬變形，每到梅雨季節就會抽痛，幸而不妨礙日常生活，唯有在開合錢包或推嬰兒車感到吃力的時候會想起從前。

回到故事開始的那封奇怪信件，極其技巧，署名者為市田一郎。日後證實他果真是沙也加青春時代的初戀情人。睽違多年的雙方被某種奇妙緣分重新牽連，她不禁感嘆：「人類不假思索地在每個角落不斷展開各種行為，與今後將要發生的事情不可思議地連結，喚起更多各式各樣的事件……」

二十二歲那年，沙也加離開市田家，準備逃往故鄉峇厘島，當時空空蕩蕩的成田機場讓她感覺自己真正是孑然一身了。悲歡聚散虛無縹緲，如煙似霧。人們酣飲歡樂，吞食悲傷，嘗遍生離死別，很久很久之後，獨自凝望曠遠迷茫的時光汪洋，除了垂釣那些懊悔、惋惜、失落、愧疚之外，



書評

文：余孟書

《馬戲團之夜》
作者：吉本芭娜娜
譯者：劉子倩
出版：時報文化

能否捕撈較為溫柔的回憶呢？

「人在，人走，別離，相遇。我認為那都是溫柔的。那種餘韻溫暖了大家。」飽經風霜的沙也加願意用這樣的態度看待悲歡聚散，彷彿契合了吉本芭娜娜在《後記》裏對主角現況的補述——正是開花結果時。是驕然回首品味人生時。是對未來終於可以稍作樂觀看待時。

悲歡無期，聚散無常，這段悠長寂寞的航程，深沈的步履不離，想要保持豁達明亮的視野確實不容易，但請謹記在心，人與人之間或是人與事物之間，即便只有微渺短暫的交集，也可能從中感受到香醇而篤實的溫柔餘韻。